

看书呀(外一则)

■何业民(咸安)

退休后,碰到熟人免不了问我每天在做什么。

“看书呀!”我说。

“还看书呀?”

“跟我们一起打打牌吧。”

“跟我们一起下下棋吧。”

“跟我们一起打打门球吧。”

“跟我们一起钓鱼吧。”

……

总之,好心的建议多得是,也的确都是些可供退休老人消遣娱乐的选择。可这些活动并不一定适合于每一个人,于我而言,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看我喜欢的书。

也许是多年来摸书摸成了习惯,一天不去书架上摸一下书,就像嗜烟的人犯了烟瘾时,手头却没有烟一样的坐立不安。

我这个教书匠跟书(严格地说应该是中学语文教科书)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,除了尚能断几句文,识得几个字,其他方面的本事一点也没有,以致于一离开讲台,就无所适从了。

好心人的以上建议,我也不是没考虑过。比如说打牌吧,我觉得,三日两头地将大把的时间耗在牌桌上,既伤身又伤神,还是不玩为好;门球场是个磕磕碰碰,吵吵嚷嚷的地方,我不喜欢总是在一个有限的场地内,颠来跑去,吆五喝六的,因此,也不愿为之;至于说钓鱼,虽说是件雅事,可社区附近没有可供垂钓的河湖港汊,太远的地方,没有自驾车(自行车、摩托车)去不了,故而,远足野钓,于我而言,“非不为也,实不能也”。

英国小说家、散文家、戏剧家毛姆说,一个人在度过了生命的黄金年华之后,就会发现能欣然参与的活动为数不多。我觉得毛姆这话,似乎就是专门针对我这种人说的。

我这个人,爱清静,喜欢独处。能欣然参与的活动不是为数不多,而是几乎没有。

平日里,我不喜欢别人打扰我,也就从不去打扰别人。

不能与众乐乐,就独乐其乐吧。

那就还是每天坐在案前看书吧。可以“随时开始”,可以“随便读多久”,可以“随时搁下”。至于读什么,由自己做主;怎么读,自己说了算。或读读文、史、哲,或吟吟诗、词、曲;“俯而读,仰而思”,读到有点感悟了,就打开笔记本电脑,写写札记或随笔;读得眼睛有些疲倦了,就到阳台去,或伸伸腿,弯弯腰;或往花钵里,浇浇水,施施肥;或看看蓝天,赏赏白云……

诚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,喜爱读书,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无聊的时光换成了巨大享受的时刻。

对于将阅读视作生活需求和一种愉悦的人来说,读书既可以放松身心、获得快乐,又能使生活充实,何乐而不为呢。

闲居足以养志,至乐莫如读书。

是故,今后,若还有人问我退休后每天在做什么,我还是有理直气壮地回答说:“看书呀!”

与河水一道散步

每天,当我不能静下心来继续读书看报的时候,便独自一人去西河的岸边走走。

西河不言,我亦不语。神往,常常是最崇高的表达。

所谓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,只要心有“灵犀”了,又何须表白。

默契,是一种境界。

意念,往往是最美妙的交流。

每天,当我被室外的嘈杂闹得心神不宁的时候,便独自一人去西河的岸边走走。

西河不扰我,我亦不扰西河。

宁静,从来就是心灵最迫切的渴望;所谓“淡泊以明志,宁静以致远”,失之“淡泊”,何以“明志”;没有了“宁静”,何以“致远”。

喧嚣,永远是精神家园的魔障。

每天与河水一道散步,悄悄地,我与之相伴;每天与河水一道散步,默默地,我与之神交。

子曰:智者乐水,仁者乐山。

虽不能“智”,心向往之。

夏至



■喻雪金(通山)

是人睡前饿得发慌。母亲这时变戏法似的拿出几根嫩玉米,燃起炉灶,把玉米放进微火里烤。玉米被烧得“哗哗叭叭”响,熟了玉米尽管黑斑点点,几个孩子却子架不住了,也不管如何烫手,炉灰是否吹拂干净,直往嘴里塞。那种香味延续了几十年,至今挥之不去。

还记得那次和父母一起去看野猪。月色混沌不清,我趴在父亲的背上,父亲的背宽温暖,有淡淡的汗味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我看到了母亲说的棚。棚顶用四根碗口大的树撑着,盖着芭茅。床则是用两根树连起来的一排杉木条,离地约有两米,需要爬梯子上去。父亲把我放到“床”上,又拿一个 梆,他告诉我,他和母亲在棚子旁边装窑准备烧炭,让我待在棚里敲梆,野猪听到梆声就不敢来糟蹋玉米。我听后有了种要干大事的神圣感,很庄严地接过父亲手中的梆。敲了很久也不见父母亲回来,虽然山蚊子咬过的地方又痒又疼,但倦极的我还是倒在被窝里沉沉睡去。

如今的生活越来越好,吃食也越来越精细。而我依然还是喜欢吃玉米,玉米如同被父辈用汗水浸染得格外芬芳的故乡泥土,它的香甜已融入我的血液和灵魂。

■袁俊(赤壁)

欢聚在一起的浓浓的节日气氛只存在于我孩提的记忆深处,然而在旅途中在异乡却能被节日的氛围渲染。

在长沙某企业食堂,看到服务员端上来青色的粽子,嗅着浓浓的甜香,不由得会有一种情怀滋生。吃着飘香的粽子,外裹的是企业对客户的关怀,扎紧的是湖南人待客的热情,飘香的是节日清香,主料是那种平实的淡淡的温馨与幸福,辅料是湖南企业体贴的言谈,外加红太阳咸鸭蛋温暖了我的心,让我在异地过节不觉得孤单。

啤酒只喝了一瓶,吃完饭后,和食堂的负责人打招呼后就要赶路回家了。

身在异乡过端午节,没有亲朋好友,没有家人,却有一颗感恩的心,飘香的端午节,永远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都整得规范,农民对待土地,也是一丝不苟的。与种子同时种下的,还有希望,和对生活的质朴情感。

我对玉米有着特殊的感情。我的家乡是个小山村,村里几乎没有水田,玉米是我们那时赖以生存的主粮。

村庄后面有我家的一小片自留地,父亲把它的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,按季节一茬一茬地种满了庄稼和蔬菜,而玉米是每年必不可少。玉米刚刚抽穗,我就开始期盼,不时去地里看看,希望它们早日成熟。

玉米终于半熟。有些长势缓慢的瘦玉米棒便被母亲掰下来,趁新鲜给我们做水粑吃。

母亲一手推石磨,一手拿勺,一勺勺地把玉米粒添到磨眼里,随着母亲额头细密的汗珠,石磨徐徐吐出淡黄的浆汁。

母亲选了一些鲜嫩的玉米壳,卷成一个瓢形,兜住粘性十足的玉米浆,随着最后一个玉米壳的合拢,就可以放到蒸笼里蒸了。不一会的工夫,玉米的清香就在屋里荡漾,勾得我口水直流。

那时几乎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,尤其在夏季青黄不接时,村人晚饭大多以苦菜汤玉米糊对付。清汤稀粥极易消化,我们姐弟几个,老

家单位的销售人员把我所购的配件打好包,销售部有位负责人对我说:“今天是端午节,没人陪你吃饭,你自己就在我们食堂过端午节吧!”于是就把我带到了食堂,和食堂负责人交代几句,和我打个招呼就离开了。

可能是过节的原因,在食堂吃饭的人不是很多,三三两两的,食堂的工作人员安排我坐下。不一会儿,就给我上了两瓶啤酒、三个热气腾腾的粽子、三个盐蛋、一荤一素两菜一汤。“你的菜就上齐了,这是公司安排的,不用你付钱,你慢慢吃,不够就和我们说一下。”在那个年代,估计值15元钱左右,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,说道:“谢谢!这已经很好了。”

一个人吃这么多也够了,也不铺张。粽子、盐蛋能烘托出节日的气氛。生活一天比一天好,节日氛围也日渐淡化,那种乡邻和亲人

周时的这天,北岳嵩山敞开怀抱,兴奋地护着“周公测量台”。这缘一结,就是三千来年了。

岁月本无痕,而测量台标榜的先祖荣耀,却依然高傲得光芒四射。这里定下的、标志这天日最长的夏至节,再也无人撼动过!

那是一个旭日早起的清晨,周公姬旦和一群先贤,为解开年岁节气密码,有效地掌控人类命运,雄心勃发,要问鼎苍天了!

噢,破天荒!在那个唯天地是命,崇神拜鬼,庄严而又混沌的年代,这绝对是大逆不道。可偏偏就有无畏的壮举,要征服愚昧,重塑自我。

神鬼惊悚!天地和幽灵,总是被执着和坚持不懈的顽强,逼得冷汗淋漓,毛发倒竖,不得不向这些犖心,俯首听命,签发了日月通行证。

就在3.91米高的石台上,石圭和石表,奉陪着一群如石头一样硬心脏的先贤,把每天正午的太阳,按在石表上,刻下度量身量。天天又天天,月月加月月,年年复年年……

凭借遐想和希望暖心,清扫一切干扰,赶走疑虑和叹息,啃掉无数摇晃的日子。躯干瘦削了,秋水望穿了,黑发吹白了,佝偻熬倒了,阳光不死心不死。主宰时节的太阳,必须攥在手心!

参差的日影,各不相同的度数和天数,石表刻有多少差异,先贤就奉陪了多少生命的牧歌!

那是个幸运的山昏晃,清脆的鸟鸣和泉水的歌谣,兴奋地掉出树林来。死寂和流云在发热,野兽和瘴气在发冷。数年的冰雪和灾难,生生被肉体磨蚀了……

把无数个测量数据反复比对,先贤们选取了一个太阳循环年中,正午日影最短、炎热逐渐来临的这天,确定为夏至。他们又从浩渺的数据里,把冬至、春分和秋分等四大节气,一个个圆满地发掘出来。

终于,混沌的时光一段段明晰,年开了榷,季分出节!

我无法知晓,这是华夏民族第多少次,发生在传统桎梏里的又一次精神剃度;但今天的我确实明白,它绝对是昂然具象龙图腾的美梦之一。

近三千年光阴一滑就过去了。铁面无情的现代科学仪器,不得不低头惊叹,先贤们定位的天时,竟这般精准!

我聪明的先哲,以生命作燃烧,用血汗锻淬出夏至等时令宝石,丰富了华夏智慧库。在朦胧的世界里,为农业发展,率先修筑了一条五彩通天路。

飘香的玉米

春雨缱绻地地下了一夜,到早晨才停歇。家门前的油菜花,依然绵密如毯,滚着一地金黄。远山烟雾缥缈,新叶吐翠,一眼一眼地望过去,我眼前的世界,仿佛油画铺成。

顾不上吃早饭,就要去踏青了。我顺着阡陌纵横小径走,不想设定目的地,因为哪里都是风景。

空气里混着花的芬芳,人的呼吸变得格外顺畅。

菜地里,一大片蚕豆花跳入眼帘。花朵白中凝紫,紫中画了巨大的黑点,仿佛一只大眼睛,忽闪忽闪地眨着。满菜地都是俏丽的小脸了,像开起一个幼稚园。与之为邻的豌豆花却温婉,透着娇俏与妩媚。桃花肆无忌惮地绚丽着,极尽撩拨之意,心头便泛起一道道波。行走在这一带,人仿佛放空,卸下一身浮躁,不再有路要赶,有事在催着,有人让你牵挂。此时此刻,你只属于你自己。

转过一道山梁后,眼前更亮了,一道一道的银丝带,泛起雪一样的光芒,从脚盘绕到山顶。像上天绘就的一段五线谱,谱出春的旋律。我知道,这些银丝带是覆盖玉米种子的地膜。

眼前的这些极窄极陡的山褶地,显然是用牛犁或是锄头挖的。虽然形状不一,但每块地

温暖的端午

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快到了。端午节采艾蒿、包粽子、吃盐蛋在我的记忆里最鲜活。

端午节,一家人在一起包粽子、吃盐蛋、喝雄黄酒、观看龙舟赛,别说是有多惬意了。在交通企业工作的时候,在湖南省长沙某企业食堂过了一个难忘的端午节,30年前一个人身在异乡的端午节似乎很特别。

1993年5月端午节的前一天,我接到单位工作任务到湖南长沙某企业采购水泥机械配件,到达长沙火车站已是晚上10点多钟。于是找到了一家旅馆,打算第二天早上再去找这家单位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匆匆起床洗漱,急忙下楼过早,接着清理好行李物品马上赶往公交站乘车。到达这家单位的时候已经是接近十一点了。在销售部办完一切手续快十二点了。这